



本土文本

花手绢包包

□葛卫东

八月的后晌午，日头狠毒。二全在翻身河向北拐弯角东岸的鱼簰上松绞盘放网，一条小鱼也没有，就和他这些年的考运一个样。

“二全哥，上来，有人喊你说话！”忽听得背后熟悉的嗓音。

原来是素梅的妹妹巧兰戴着草帽右肩扛着锄子站在岸上，左手拿小锹一指东边不远处茂盛的竹园。

“我到棉花田里锄草了。”一身细花格子的巧兰向自家承包田走去。这几天热得没辙，一锄子拉下去，翻都不用翻，杂草就干了，再过几天，棉枝长封了行，太阳就晒不进

了。二全应了一声，头扭过去望了望，赶紧用尼龙绳在柳树桩上扣了个活结，知了一下子不叫了。

二全套了件工人文化宫的汗衫赶紧爬上岸，从绿军裤兜里抓出一把花生递给巧兰，三步并两步向竹园走去，边走边整理铁血红的裤线。

素梅早就在等了。

从先民小学到先民初中，二全和素梅同班同学，两家离得不算太远，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寒暑假作业，一起打猪草，一起拾废旧工勤工俭学……总是二全走在前，素梅跟在后。素梅初一到初三都是语文课代表，素梅十分想当老师，把一手好粉笔字也教会了二全，初中毕业素梅没考上中师就回家务农了，高中也不上了。

素梅长得苗条白净手也巧，没几天就跟河西的张秀琴学会了缝绗机绣花。农忙做家务，农闲就绣花，听说这些年把自己的嫁妆都绣出来了。媒婆不离门，介绍的好小伙一大桌，素梅就是不点头。眼看丫头一年大似一年，父母干着急也没好法子。不过，妹妹巧兰晓得这里的诀窍。

二全姓朱，是先民村有名的瓦匠李耀祖的独子，李瓦匠前后收了十个徒弟，其实二全上面还有个姐姐，大前年得快病跑了，大师兄黄德宝哭得最凶。

逢年过节徒弟们都来孝敬李瓦匠，吃饭正好满满一大圆桌。农忙时德宝招呼一声，小师弟们呼啦啦全来了，抢收抢种各忙各的，都是好把式，稻子麦子扬晒得干干净净净进粮仓，徒弟们水都不喝一口就散了，李瓦匠老婆刘一秀这才走到场边扯着脖子喊：“饭马上就熟了！”这帮兔崽子！看着中堂前八仙桌上

一堆烟酒，李瓦匠乐呵呵地骂道。二全复读三年了，考运实在不好，年年差十分，今年三个复读班也只考取二十三个，辅导员顾玉泉老师年年这样鼓励：“二全，再用点功，还有希望！”

李瓦匠一心想换门庭，不管寒暑都带徒弟出工挣工钱。刘一秀也是这么想的，家里养了两头黑梅山老母猪，还有四亩三分责任田，一亩湖桑，两口子咬着牙供二全读书。眼下家里经济上还撑得住，二全真不好意思再复读了，别人家都盖上五间亮堂堂的小瓦房了，自家还是一排朝东的矮土屋，白白净净的大小伙儿书桌子一个，干不动农活儿，家务都不会做，真没脸见人，天天躲在鱼簰竹棚里，就怕遇到哪个不知趣的问：“全侯，这下子考得不丑吧？”

二全真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反正不去复读！

对于钓鱼，我全然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到湖边转悠，看到一男人沉浸式钓鱼，不免有些好奇。走上前去，看到他不停地将一种红色饵料捏在钩子上，然后抛出去，没几分钟，又提竿，饵料全无，只有闪亮亮的空钩子。我心里也替他遗憾，继续看着他重复之前的动作。抓饵，捏饵，抛竿，等待，提竿……我似乎也跟他一起期待，期待下一竿就挂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但显然，事与愿违。

我忍不住问道：“没鱼你为何提竿呀？”因为在我看来，即便是钓鱼外行，起码也懂得必须等浮标动了，确定鱼咬钩了，再用竿把鱼提出来。没想到，钓鱼的大哥气定神闲：“我在打窝呢。”我

作为班上的老大哥他个子最高，最难为情的是，学习成绩就是不上去。二全坐在最后一排靠墙角，从复读第二年起就越来越觉得班主任严俊生一年四季阴沉沉的表情、数学老师廖林潦草的板书、李小飞徐金峰等复读生斜视的目光、食堂工友王胖子的皮夹肉不笑，就连看校门的顾老爹浑浊的眼珠儿，二全都不想面对了，一个个似乎都充满了鄙夷和嘲讽，再也不去坐吱吱作响的课桌椅，再也不想啃食堂蒸的酸菜糕，再也喝不下没有油花的咸菜豆腐汤，再也不能忍受低矮潮湿宿舍里弥漫的霉味儿和到处乱丢的臭烘烘的鞋袜。

村里同龄人早就各寻出路挣钱养家成家了，以前一起偷鱼、摸西瓜、捞河蚌、摘桑枣、打香烟壳子的小伙伴们一下子都不见了，开拖拉机的开拖拉机，进社办厂的进社办厂，拜师学手艺的拜师学手艺，小学同桌冯金山都抱上七斤半的儿子了。公社集市去了两回，怎么也感觉不到新鲜气儿和热闹劲儿，儿时熟悉的一切已变得无比陌生。

怎么办？二全白天坐在翻身河边想，有时吼上两嗓子，二全天生一副好嗓子，夜里也睡不着，想什么，谁也没告诉，连素梅都没说，其实也没想出什么头绪。

“你到底怎么说？”穿白的确良上衣的素梅站在竹荫下脱了草帽扇风，劈头劈脸地问，语气完全不像前几天。

“不晓得，反正不复读，人家说种田没出息，我也不做匠人。”二全耷拉着头，不敢离素梅太近。

“再读一年，我等你！你上大学，我也等你！”素梅语气很坚决，边说边把左手伸进黑裤子口袋里像是攥住了什么。

“不读了，没脸读，不是上大学

的料，我认了。”二全垂头丧气地蹲在地上，他是真怕素梅的大眼睛！

“怕什么？给你！”素梅一把抓住二全的肩膀，把二全硬生生拉了起来，又拉过二全的左手，硬塞了一个花手绢包包，弯腰抓起锄柄一扭头就走了，漆黑的长头发扫到二全脸上，二全这才闻到一股海狗牌洗发膏的香味。

二全傻站着望不见素梅才回到鱼簰竹棚，费了好大劲才把手绢包包的结解开，结结实实的一大卷十元新票子。

二全想了三天三夜，茶饭不香，整个人都颤颤倒倒的。李瓦匠天天出工，家里两头老母猪都不进食了，就怕传染五号病，一家老小开支都指望老母猪呢，这是天大的事，刘一秀天天在猪圈里打转转，谁也没在意二全。

二全把手绢包包重新结结实实地打上两个死结，在素梅家沟西的红星桥上足足转了半天，傍晚时恰好遇到巧兰，请她把手绢包包转交给姐姐。

过了没几天，二全正在簰上拉网准备收工，沟南顾二奶奶笑眯眯地路过。

“来，吃喜糖，王金富代销店才进的大白兔奶油糖，我侄孙女素梅的喜糖，什么时候吃二侯喜糖？”

二全顿时觉得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昏天黑地的，还能听到自己心跳声，也不知道和顾二奶奶说了什么，一头栽倒在竹棚里，手心直出汗把喜糖捏化了。

夏天终于过去，立秋就有早晚了。李瓦匠劝二全再复读一年，二全就是不听。



不过，中秋节过了没几天，二全主动提出学瓦工，李瓦匠只好点头，背地里干叹气，一帮徒弟也不知道怎么劝，刘一秀又忙着拜托王媒婆打听起来。

二全骑着“老长征”跟着一帮师兄走村串乡，砌山墙，盖小瓦，浇水泥柱，灶台画画，李瓦匠稍加点拨，学起来飞快，天天出工坐席，被主家尊称一口一个李师傅，二全倒也适应起来了，几个月下来，身体练壮实了，肤色晒黑了，人也更稳重了，就是说话少，复读的书倒是时不时码上就是一遍。

冬天到了，雨水少了，一晃腊月了，海河滩一带有修屋顶过年的习俗。

这一天，二全和师兄被李瓦匠派到隔村的王庄一户人家修屋顶，兄弟三个才分的家，小夫妻两个没请小工，自己帮着搭下手，请了邻居烧饭。

到了饭点，饭菜都上了桌，主家请两位师傅先吃，小夫妻两个在外面刮刚拆下来的砖头瓦片，一大盆饭很快分掉了，二全拿着饭盆去后灶间盛饭。

“师傅，你歇歇，我来盛。”好熟悉的声音略带哑哑伴着急促的脚步声。

二全一抬头，正是素梅！

素梅瘦了眼眶，眼大无神又无助，脸皮焦黄，牙齿也没以前白了，几根手指都裂了口子用白胶布裹着，头发剪短了很凌乱扎了条绿头巾，背也变驼了，身上灰色卡其布外套显然是男人才穿的。见到真是二全，素梅面带惊喜，转过身去盛饭，大颧大颧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啪嗒啪嗒掉在灶台上……这才几个月不见啊，二全长这么大从没这样惊讶过，汗毛都立起来，浑身冷颤，肚子绞痛，甚至有点恐惧。

席间，二全实在忍不住向女主人打听。她呀，命苦！刚嫁过来没几天，男人开拖拉机帮人家盘嫁妆撞在电灌站上，腰伤得不轻，躺在床上几个月了，兄弟妹姐间又不和，里里外外一个人，自己还咳得凶。

二全忽地被饭噎住，喝了几口汤，猛烈咳了好一阵，脸和脖子连眼睛都通红了。

刚开春，瓦匠活儿不多，二全又把复读的书码了一遍，李瓦匠夫妻都看在眼里。

清明那天早上，生产队高音喇叭通知征兵，二全一听就上了心，直接找村支书报名，不问去哪儿，也不管当什么兵。

李瓦匠一百个不同意，心里早盘算好了，秋天收了稻就盖屋，再给二全说门亲，刘一秀都请王媒婆来吃了三次蛋茶了。

先民公社人武部高干事来家访不止三次了，这次又把先民村的徐会计带来，李瓦匠一百二十个不情愿地倒水递烟，人灵巧，是个才！现在又不打仗，二全块头这么大，你还怕有人欺啊？到部队锻炼锻炼，吃穿不要钱，将来考军校，准提干，军官就是国家干部，转户口，吃皇粮，拿工资，看病都不要钱，退休有红本本，一辈子公家人，二全光宗耀祖啊！我看人准的！”两人一唱一和地劝说起来。

一路仇哉游戏地晃荡着，心里却感慨万千。人确实是最聪明的生灵，不但能够利用鱼儿的贪婪与欲望，从而取之囊中，还能借助它们各自的弱点与口欲特点，有的放矢针对性地诱惑。鱼如

此，人亦如此。那些因为欲望，最终导致身陷圈套的人，基本是没逃过致命的诱惑。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你缺什么，你就会被什么吸引，被什么诱惑。每个人都有短板，都有欠缺，而那个无论是出自本能，还是内心虚空的欲望，往往就是对应自己的“饵料”。素的，荤的，颜色鲜艳的，味道腥香的，只要你被吸引，等待你的也许就是暗藏的钩子。

如何“无欲则刚”，其实很简单。任何屈服于欲望而行动的根源都是因诱而生的感，是思想上的无明。只要破除万事万物的虚妄幻象，无执无欲，遵从本心，方得自我。由此，可清明人生，清净岁月。

李瓦匠一下子想通了，要真这样，这不就换门庭了！

“把鸡蛋坛子拎过来。”李瓦匠把在后屋的刘一秀叫出来炒鸡蛋，又从床下摸出两瓶存了多年的洋河大曲。

二全走的当天，坚决不要人送，自己背了一大箱子复读班上的书步行到公社集合，他一本书也没落下。

不久，公社人武部高干事上门送来好消息，营部出黑板报点名要二全，唱军歌比赛还得了二等奖，写的大文章登了报，首长看中了，接下来到机关借用。

入伍第三年，二全被组织推荐考取军校，月月领工资，分配后，又立功又提干，县人武部到李瓦匠家送喜报好几回了，二全当上副营长了，穿上军装高大威武加上一副好嗓子，竟然被师政委的女儿相中，很快就转正营了。

“我老早就说二侯有出息，年纪轻轻就当军官了，还有得升，李家园风水好，出人了！李瓦匠享福喽！”左邻右舍都这么说，李瓦匠觉得村里人说得对，村支书、村长变得主动和他打招呼，发的香烟都带过滤嘴，有时还在李瓦匠耳朵上各夹一根，这叫双响炮，建房打报告李瓦匠一步也不要罢跑。

春节前，部队准假，李二全营长带着媳妇回乡探亲，请亲友邻舍喝酒，县里人武部部长，乡里书记乡长、村支书、村长、会计都来了，二层小楼里里外外坐了十几桌，刘一秀在点人头，掐着手指盘算要淘多少米，李瓦匠像将军一样指挥着帮忙的邻居忙里忙外，看到跑运输的刘小波、搞工程的张军、开酒店的宋向阳一个个从鼻涕横流的臭小子混得入模狗样的，还有德宝现在带着师弟们在城里开两家建筑装饰公司，想想老一辈儿，李瓦匠心里亮堂了，都换门庭了！都换门庭了！

席间，二全的表外甥小虎来敬酒，远远指着灶台火箱旁一个扎绿头巾腰弯得厉害的女人说：“素梅婶在烧火呢！”

那女人一直低头烧火，离得又远，人来人往不停，二全没看到人脸，觉得穿着很陈旧，头巾沾满草屑。

“哦！”二全应了一声，心里咯噔咯噔的，时不时瞟往灶台。

“素梅婶现在一个人，咳病蛮重的，跟村里孙厨子烧火洗碗挣点零用钱。”小虎一口干了一杯金六福补充道。

坐在身边的大二媳妇赵玉婷又扯衣袖了，又一大帮来客轮流敬酒，其实是硬灌酒，一拨接着一拨，后面上

的菜，二全哪还顾得上吃。

等散了席，送了客，灶台早就收拾干净没人人影。

第二天上午，二全满脑袋昏沉，坐在二楼上正喝茶，小虎来了。

小虎见四下没人，凑到二全舅耳边说，昨天他和烧火的素梅婶说了：“我二表舅在部队提干了，坐在第一桌子中间，一身簇新军装，烫头戴金耳环穿红羽绒服的是二舅母。”

“她说什么没有？”二全真想问问，听到楼梯间脚步声，也就没问。

二全长长吸了口烟吞下去憋住，要的就是这种辛辣的感觉，再徐徐从鼻孔喷出，蓝烟缭绕中从阳台望去，竹园就在不远处，现在只剩十根八根了，周围绿油油的麦地一眼望不到头！

江海新韵



拥有

□智远

曾经的我没有想到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承载着记忆中的我
人老了
书橱上的灰尘
懒得去擦
家前屋后的杂草懒得去拔
阳光下
看一会儿书
瞌睡满满
蜷缩在写字台上的猫
懒洋洋地眯着眼
一接接一阵的“呼噜噜”“呼噜噜”

小时候
我去上学
奶奶总喜欢抱着猫
坐在门前的大枣树下
等我放学
更喜欢抱着我
坐在她的怀里

对冬天的一份温暖解读(组诗)

□澜波

◎初雪飘飞
北风与往事持续拉锯
停伫在某个失衡点
试图割制空气中残存的
若明若暗的暖

磅礴寒意从远处不请自来
一路顺着风的经纬翻腾
眼见热闹喧嚣的人群被挤散
云朵的脸色愈发暗沉

一场苍茫茫的初雪
缓缓从人生隐秘处
下坠，甚至烘托出
比南极的冰雪更深厚的气氛
直至从悠长时光反面渗出
持续加重回忆的重量

是的，爱而不得的遗憾
容易在寒冷天气里盘桓
盘桓在每个生命方程式无解处

这就是波动于岁月中的常态
一边用时间的遗忘来搪塞悲伤
一边又在下一秒
酝酿逐渐回暖的未来

生命中一场又一场的雪
一直在纷纷扬扬

◎期待温暖
冷冷的雨丝与温暖的阳光
通常在日常生活的空白处
推敲着一种别致轮回
默许光阴在转折处停留片刻
不必急匆匆狼狽老去

当时光已经递进到冬天
会更明显感受到一场雨的逼迫
或者一簇光的急切
包括内心逐渐聚拢的不知所措

你看，经历同样日晒雨淋
阳台上花花草草
一半枯萎一半茂盛
选择各自的方式与你对话

不用迷茫不用困惑
连笨拙冬阳都在盘算着
如何一把推开
前一夜雨水铺垫的剧情
那就让困惑催生的人生寒意
远些，再远些

忽然回首，明明白白发现
寻常岁月横卧在地平线上
正在热切期待
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温暖

◎思念已至
不曾提前预约的雪花
瀑布般从天而降
用了一朵叠加一朵的速度
片刻之间便叠满覆盖住
满大街人声鼎沸

空灵的白与孤独
正沿陡峭气温跨进
缓慢倾斜向暮晚的庭院
庭院里蜡梅傲然微笑
点缀出天空的明亮
和越来越清晰的人生憧憬

四周再无声响
直到清晰听见
来自雪花穿越浮生的呼啸
让失神的我回到现实

一种强烈的感知飘飘扬扬

数着
我额头上的小红点点

那时候
我在念书
猫在“念经”
说猫“念经”的奶奶
早就不在了
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奶奶的音容笑貌只留在
“呼噜噜”“呼噜噜”的经文里

现如今
我也学奶奶抱来了一只
黏人的猫
你挪一步它蹭你一步
你跨一步它绕你一圈
所爱的
被爱的
相互陪伴着一起拥有

又一年的年关将至
你已站立在我思念的边缘
和雪落无关

◎归乡
风声四起，许多树叶早已凋零
不可抵御的冷又开始
在草木间肆意漫步
你我的心情
偶尔会跟着四下徘徊

瞧瞧，孤寂树梢之上
挂满了思乡的多情
正是在时光里摇摇晃晃
就像多少个你一样
随时准备回家过年

叶脉间走着重重遥念
隔着几重山几重水
隔着长长的岁月
说出口的总是远少于藏在心

里的

没关系，隐藏的想念
从来都不曾被冻结
它们会比疾风的速度更快
比你我更快
更快踏上归途

◎思乡的剧本
就在异乡他地的墙上
日历被提早已隆起
早已开始倒叙这一年

岁月难免有些颠簸
也无法轻易剥离孤独
归家愿望在岸边狠狠发酵
最终弥漫成茂盛海潮
自导自演出
一场宏大的思乡舞剧

故乡声声呼唤
暂且围困在冷意笼罩的时

光中

让人酝酿出无限期盼

最终抵达故乡的日期
不断跳跃
不断缩减距离
澎湃祝福奔涌在相互拥抱之后

从心出发的喜悦掌声
循序递进成
又一场新剧的开幕

◎生命的柔情
凛冽在冬天从来都是非虚构
并不意味着毫无情感
也并不意味着毫无悬念

深秋转身离去
不曾用半句过渡言语
就让每一枚途经的落叶
明喻成拥有浪漫情怀的书信
在下一个季节里
时常随心所欲穿梭于冷风间

这一封封无一相同的书信
被风频繁送往每个同样浪漫
的心灵
之后横亘在看似单调的日子里
重复强调着
不同寻常的存在感

生机四伏的温暖和柔情
从生命独白中升腾
包裹住冬天里冰冷的风的回声
随后融化
无数个或远或近的冬天

匹配的诱惑

(散文)

□陈凤兰

却“皇帝不急太监急”：“你是不是饵料不对呀，钓鱼不是用蚯蚓吗？”大哥却笑出声：“蚯蚓确实可以钓好多品种的鱼，但不是所有鱼都吃蚯蚓的呀。打窝只是用饵料把鱼吸引过来，也有可能鱼在吃食的过程中，把鱼钩吸进去……”“吸进去？”我哑然。对于我这个从小生活在水乡的农村娃来说，虽然自己从不钓鱼，但潜意识里也觉得鱼是覬覦钩子上的蚯蚓啥的，然后一口吞下，最终像蒲松龄写

的故事《狼》中的贪婪狼一样，被高高钓起。

我不禁好奇：“这鱼食红不拉几的，是什么成分呀？”大哥还在重复上面的动作，也不耽搁回答我：“这些都是买的现成的，估计是些淀粉、虾粉之类的

吧。红色比较亮眼，腥味也重，能吸引鱼过来。”“那钓不同的鱼，饵料不一样吗？”我想趁机学点钓鱼知识。“那必需的，饵料分诱饵和钓饵：诱饵的味型分为腥、香、腥香，滑口鱼用香，生口鱼用腥香，天冷时用腥。钓饵就分好多种了，草食性的鱼用玉米粒、菜叶，鲫鱼用面包虫、红虫也可以，鲤鱼就用蚯蚓、蚂蚱等。”大哥不厌其烦，但手上依旧不停忙乎。我赶紧兴趣噤声，继续散步赏景了。

一路仇哉游戏地晃荡着，心里却感慨万千。人确实是最聪明的生灵，不但能够利用鱼儿的贪婪与欲望，从而取之囊中，还能借助它们各自的弱点与口欲特点，有的放矢针对性地诱惑。鱼如